

订

景区外包业务应该整顿了

许多景区存在外包业务,由社会机构或人员在经营。一些拍照点,每年和景区签订承包合同,向景区缴纳固定的承包费,而多余的钱,就归自己。为了多赚钱,这些拍照点通过各种手段拉游客拍照,遇到不愿意配合的游客,双方很难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

很多景区的拍照点为了让游客拍照,手段上可谓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问题是现在绝大多数游客可以用手机进行拍照,所以对这项服务的需求并不是很高。而一些拍照点迫于承包费的压力以及赚钱的冲动,就会采用一些过激的手段迫使游客接受他们的拍照服务。作为景区的经营管理者来说,不是把这项业务承包出去了,自己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毕竟这些承包业务者,还是在景区的地盘上进行经营活动。更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游客还是会把拍照点的人当成是景区工作人员,所以一旦发生纠纷和矛盾,游客还是会找景区方面讨公道。

(长江日报)

减肥假药不能网上逍遥法外

湖南娄底警方破获一起重大假减肥药案:一个黑作坊一小时能生产1万粒假减肥药,一粒成本不足1毛,利润率达9000%,超过贩毒。更要担心的是,假药正在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打着微商的旗号搞“微传销”。

既然假药上了网,就必须动用网络力量,线上线下协作发力。各大电商平台、信息企业要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不能自扫门前雪,打击网络假药犯罪,需要监管关口前移、警企合作,让大数据发挥威力。

(澎湃新闻)



拿什么守护外卖小哥安全?

上海警方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76名外卖小哥因交通事故死亡。每2天半就有1人死伤,每20人中有3人遭遇过交通意外。

要想真正扭转外卖小哥交通违规现象,就要从根源上入手,要求外卖平台调整薪资制度,将按量考核改为综合考核,降低派送单量的分值,引入交通安全指数;增加安全奖励,以实现正反馈效应。同时,优化派单机制,限制外卖小哥单位时间内的派送量,以避免为了抢单而忽视安全。

(华商报)



态度新闻

大学新生入学
需提防哪些安全风险?

又是一年开学季,对于大学新生来说,意味着正式走出家门进入人生新阶段。与此同时,大学新生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容易成为一些不法活动的受害者。

别有用心者
混入新生QQ群

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吴雨婷今年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一名新生。临近开学,许多以新生为对象的微信群或QQ群纷纷建立起来,以学院、专业、班级、地域等进行划分。吴雨婷告诉记者,她也加入了一个QQ群。

“这些群大都是由上一级的师兄师姐建起来的,微信群的二维码或QQ群的群号经由贴吧、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同一级学生之间传播,因为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所以难免混进一些‘装神弄鬼’的骗子。”吴雨婷这样向记者描述。

就在这两天,吴雨婷发现,新生的QQ群里就混进了一个“怪人”。

“前天下午,我在看手机时,新生群里有一人申请加我为好友。当时,我有些诧异,因为新生群里同学之间虽然会互加好友,但大多是之前就认识或听说过的,如果是陌生人也会在好友申请里备注清楚。”吴雨婷说,但那个人既没有备注信息,也没有说明加好友的目的。

因为这几天互加好友的同学特别多,吴雨婷也没有再多想,通过了对方的加好友申请。

“通过好友申请之后,这个人先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之后,他紧接着就说他也是那个地方的。然后,他就直接说‘都是老乡,可不可以江湖救个急’。”吴雨婷说。

据吴雨婷介绍,此人声称他的钱包在坐高铁来北京的途中被偷,他又不肯对父母说。现在,他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却身无分文,于是问吴雨婷可不可以借给他2000元。

这些话让吴雨婷感到有些诧异。

“怎么会有向刚认识的同学借钱的?而且这个理由也比较奇怪,钱包被偷了为什么不敢对父母说明?遇到这种事,相比于丢东西会被父母责备,独自一身无分文的感觉肯定更害怕。”吴雨婷说。

心存疑虑的吴雨婷就问对方是



哪个班的、有没有找辅导员?就在吴雨婷发出这段信息后,对方便如石沉大海,再无回复。

随后,吴雨婷赶紧找到群主,询问这名“奇怪”同学的情况。经过多人询问核实,大家发现,此人并非新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混进新生QQ群。

吴雨婷的同学王梦然也遇到这名“同学”的“求助”。她告诉记者,对这名“同学”起疑后,她就套对方的话,结果那个人只说自己是法学院的,却连“法大四大法学院”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更不明白“民商、刑司”分别具体指代哪个学院,由此她便确认此人是想行骗。

“新生刚入学都会接受安全教育。现在电信诈骗很多,新生群里难免混入别有用心之人。大一新生应该有一定的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信对方套近乎的言语,在有所怀疑时应通过一些涉及学校的常识去确认对方身份,对方在这个时候也会意识到自己被识破,就不会再多作纠缠。”吴雨婷说。

参观校园
险坠兼职骗局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夏梦哲和夏梦或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今年高考,两人一个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

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一个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化妆。

因为考上的大学都在北京市,不久前,姐妹二人便约好一起去学校看看。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里参观时,两人遇到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对方声称自己是学校的行政人员,问她们来干什么。

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的两姐妹没多想,就如实告诉了这名男子一些个人情况。

对方听后立刻表示可以带她们四处走走,问她们需不需要什么帮助。

两姐妹没有多想便答应了。在参观途中,对方告诉她们,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试试去做一些兼职,例如礼仪或者平面模特,既锻炼能力、积攒经验,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假期的时间。说着,这名男子就给了夏梦哲姐妹一个地址,建议她们去那里兼职,并且声称“很多学生都会去那里兼职”。

“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要先面试,当时觉得还很正规。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了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告诉我们被录用了。之后,对方说要拍摄真实发给客户,一人要交1200元。他们还拿出很多照片给我们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夏梦哲对记者说,“我和我姐没有太多社会经验,差点就相信了,幸好当时没带钱没办法付款。回家后,我俩对父母说起这件事。我妈妈认

为那个介绍我们做兼职的人比较奇怪。现在是新生入学季,让我们提高警惕,我俩也觉得事有蹊跷。”

不久,夏梦或认识了北影的1名学长,便询问起这件事和那个自称为学校行政人员的男子。

学长告诉她,幸好她们没有轻信,之前就有新生去面试相信了,结果一个假期被套了好几千。

“有的人会伪装成学校老师或者学生进行诈骗,随时保持警惕是很有必要的。”夏梦哲说。

新生独自出远门
被骚扰

家住上海市静安区的赵怡铭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名新生。因父母工作比较忙,她便独自一人乘坐高铁到学校报名。

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离车站比较远,下了高铁后还要乘坐公交或者地铁才能到达校区。

在坐公交的时候,赵怡铭注意到,邻座的一个身形高大的中年男子一直往她身边蹭。

“因为是独自一人出远门,我当时特别紧张,一些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一直在我头脑里闪现。我就把一个包挡在我和他之间,但他还是一直往我身边挪。没有办法,我就提起行李起身往车厢中部售票员的地方走。”赵怡铭说,“我扭头看的时候发现那名男子坐到了我原来坐的位置上,还一直盯着我看。于是,我就一直提着行李站在售票员旁边。”

对于赵怡铭而言,那段时间十分漫长。“过了几站之后,我发觉那名男子似乎不再时刻关注我,在距离学校还有十几里地的一站,我在车门关闭前飞快地跑下车,所幸那名男子没有跟下来。”

赵怡铭告诉记者,她当时真是惊出一身冷汗,因为那名男子没有做出太出格的行为,她怕当时贸然呼救反而会适得其反。同时,她也告诉记者,在公交车上发现这种情况不要贸然下车,在确认对方不会有尾随自己之后再下车。

“作为女孩子,出门在外万事还是谨慎一些为好。”赵怡铭说。

(《法制日报》)